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卷之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風俗通義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縱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
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般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凡誼
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焉積
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慣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
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
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
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謠異聲鼓舞力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
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觀諸侯見百
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
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
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
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
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麗也張竦以為縣諸日月不刊之書子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
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啟之耳昔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
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

百子全書
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俾諸明哲幸詳覽焉漢泰山太守南頓應劭撰

皇霸卷一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霸

六國

正失卷二

樂正后變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封泰山禪梁父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愆禮卷三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山羊翩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過輿卷四

長沙太守汝南郵暉

司馬潁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起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十反卷五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

陽翟令左馮翊田暉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郵郎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尹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張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聲音卷六

商

角

宮

徵

羽

瑱

笙

鼓

管

瑟

磬

鐘

祝

琴

空候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竽

簧

籥

篪

簫

籥

菰

荻

窮通卷七

風俗通義目錄

二帛宗山房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祀典卷八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菱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腰

臘

祖

稷

司命

怪神卷九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城陽景王祠

九江遠道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記

鮑君神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出血以為怪者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山澤卷十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邱

墟

阜

培

藪

澤

沈湖渠洫

沛陂溝

風俗通義卷一

漢 汝南應劭撰

皇霸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為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唐虞。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植。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歧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紀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舍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虛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為遂皇。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粟蔬。故託農

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為網罟。以佃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耜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敘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懋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醕美饗。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

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過劉者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虜何緣便得到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己王乎忠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後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繇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

五霸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豷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諡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錦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為僂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已皆無與微繼絕尊

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世。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駸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為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環。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謂女淩。蓋孕而三年不育。啟其左脅。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為羊。其後有鬻熊子。為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勳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玉。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為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為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為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為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萃齊魯。峙嘔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為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李

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為晉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為秦所滅。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為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眾。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為秦所滅。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為御。驂騮騶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為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於九奏。萬僊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罽來。我又射之中。罽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及。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

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能罷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罷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苟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並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能之効應也簡子卒無恤立是為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三節莫通為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鳥屬鬚眉髭髯天膺大凶修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二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為所滅此童謠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上生毛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

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過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為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平步入臨淄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亡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恃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其後復有甯越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攻秦秦人開闕延敵六國之師逃遁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

四 掃 蕪 山 房
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一海內。為漢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育育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彊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衄。亦足以祛蔽啟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廢。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海乂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風俗通義卷二

正失

孔子曰：眾善為必察之，眾惡為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眾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匱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採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即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秦山於是有龍垂鬚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鬚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赤剋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剋石紀號者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壇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文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奉元神筮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奉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

封改為元封武帝己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駸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探印投石乃止暴病而死悼愴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偽承乏東嶽秦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秦山者云謂壘處尅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醫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為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曰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烏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枝撥殺取以為弓因名烏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焉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闕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使立覆宿夜奔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即僊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過一人曰何為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遠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揚雄以為虛義神農黃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謹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鳥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為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為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為感應於是遣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為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怯也故閭閻小論飭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閒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為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及即位為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為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為皇太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為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己酉夕即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棖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為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侔又文

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后崩。不為皇太后崩。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以故禮樂庠序未脩。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慙。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為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闕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問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誦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助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為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耆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

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愆小疵。郎嘗舉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轂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為邊將，市租諸入皆輸幕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為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李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大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濃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為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劉襲氈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為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忌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為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聞耳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宿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

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即使從容言。上止輩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寢。後人見遺文。則以為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為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思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幾。天濬治理之材。思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為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為代王。徵當即位後期。日為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為前殿。惟常居明光宮聽政。為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為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鸛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術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

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胡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吝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胡時人皆云胡口諧倡辨不能持論喜為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胡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胡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詔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胡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眾僮兒技眩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着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為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辯博善為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尅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國除為九江郡。親伏白刃與眾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形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

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求神仙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邱之禍孝武皇帝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度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阱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為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為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伐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闞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

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為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為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為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為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為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啟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為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留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為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一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為蕭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為妨害父母，服中子

百子全書
六
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孫魏巍。仁君所見。越王句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宜有異乎。答曰。齊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為鄉里。超然遠覽。何為過聆。晉語。簡在心事。子於是欣然。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為其可傳。為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改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于路喪姊。暮而不除。仲尼以為大譏。況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論語。不為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于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否。今人乃為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度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

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為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己澄灑洒以養姑舅其潤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為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恩啁唯之痛何有死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尚當內崩傷外自矜飭此為矯情偽之至也但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龔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哀經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為敏達為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為司空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匡雖為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按選豈得復為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者冤疑和解讎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思傲狠自遂若宮車宴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天尉鄧伯條舉皆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哀世非一然苟嘗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斤落子孫

無繼多不親至何乃哀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太山羊翩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奔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翩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晏慈復為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哀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毋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哀謂君不為子衡作吏何制服曰眾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慈古有吊服可依其制因為裁編冠幘袍單衣定大為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蔡母廣明咸嘉是焉

謹按禮為舊君齊哀三月謂策名委質為臣使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翩祖位則立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為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朧焉豈不愆哉由邨人失兄子暴為之哀雖失於子衡歸於晏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成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贅用脰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鷓鴣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為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為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行衙閭閭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怪且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邈世保真當竄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偽誑世耀名辭細即已終為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肩肩遠大夫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為司徒掾人間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復踰拜耳頭不着巾身無單衣足常木躡食止壇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踰若異域下床闔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得送遠於哀感者矣中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為高斯亦婢婢鯉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者乎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此為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竟既葬負

箇井涉齋。盤馘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處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

終有還

謹按凡吊喪者。既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渡山川而親至者。非徒於已顧義報乎。哭馘墳前是也。訖當即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僅見風教。誨可乎。如何儻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為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與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為哉。

過譽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許以為直。隱以為義。枉以為厚。偽以為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憚君章。少時為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歆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憚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惡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為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憚敢再拜奉觥。歆甚慚。

謹按禮諫有五。風為上。狷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歆於饗中。用延為吏。以紕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彊歆可行也。今憚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寔違為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惡並作。此為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習射禮相之圃。三哲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土大郡。方

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豐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即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為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為高。不因少以為多。况創病君父。以為己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為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怵。伎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為郡主簿。太守與被風病。恍惚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即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通惠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待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為樂。而以黔首為憂。位過招缺。靈督其豐。風疾恍惚。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羣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為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况於君子乎。上令興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况少為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讐之義。輟講下辭歸。

報讐到與卿佐相聞期闕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先拔力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
黨被剗困乏佐服其義勇復與養之數日蘇興乃知其家即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既瘳矣
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
緣侵已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讐者謂為父兄
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令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
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為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為友
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
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八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
嘉敬之即焉出脩南陽士大夫謂恂能解救修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他事去南
陽疾惡殺修為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為官速
謗當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且且非為己私皆
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使乃光昭舊交之問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司直舉劾以為
輕威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泯棄天常進止由己軌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為之古人病諸以為

百子金書
大譏茂與修善由鵠鴉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遠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曼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谷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為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為此私家計耶規後為中郎將督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即戎忘身身且忘之況於弟子乎方殊俗越溢大為邊害朝廷比辟公盱眙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苟念去位弟實篤德不患無位而徒闖尊何所堪施彊推轂之亂儀于度孝武皇帝為驃騎將軍霍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銜如有白驗其於及己而形兆有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於水憂難與處樂其亟決幸幸必不坐太哲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天自取之蓋嚴楊惲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自鈍。小子髡既見齒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王薄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
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璿尚弱。而弟竣幸以成人。是歲舉竣。明年復舉璿。璿十四。未可見眾。常稱病。遣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璿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璿為軍曲候。璿歸卧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卣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與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單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為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寡慙勤之意。亡者無顧覆之施。饑

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可得。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為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為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為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家下。家無屋。宗家猶有贏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既推獨車。復表其上。為其飾偽。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子弟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袁蓋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其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凡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葦材為高唐令。不乘轡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其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為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為大將。

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歎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為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綬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況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狠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為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為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為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風俗通義卷五

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成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潘魏包胥重圍而存郢夷吾朱紼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伯扈徒步而裸形寘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趨門以避難李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字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樞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此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閭。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契闊。為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衮。號為名宰。陽翟令左馮翊田煇。叔都。兄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為知名。郡常欲為察授之。煇恥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托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喑喑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歔歔。哀動左右。間積四歲。咸都果舉遷。

安定長史據輜垂綬。選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醊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為侍御史。舉茂材。不章早隕。咸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睿。辯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體粥不贍。叔矩謂其兄。氣禮不言事。辯杖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奠醑下困。糊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獲。以解債負。土成家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翮。為議郎。慕孟博之德。貧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絕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翮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翮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躬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己。試靡有缺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況於父子。敬意之至。猶用夷。

悅況於寵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為己高。忍能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也。田暉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為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刎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頃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教。自臨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盾。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刎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高。

謹按春秋叔牙為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遼州吁既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碯惡之。而厚與焉。太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為魏伐中山。歡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蜀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虜猶不忍。況弟子乎。孟子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典。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為太守。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唯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

下欲流惠。祗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安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敷墳朽。何若曜德玉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側。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郢伯嚮。盛孔叔。留隨軀。乘拜郎。邊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是官與祈相反。俱為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哀。公士大夫衆生為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勤。闕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為孝。而乘慕然要勅同儕。去喪即罷。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盧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齋。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河內太守司徒穎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惟善所在。親疏一也。祈奚稱其雙言。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闔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賾而賞。聞善若鶩。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惟善是務。越此一察。夫不擇而彊用之。

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為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為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為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伊伯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為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李崇請乞相見頰領功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袁隗意亦非之然彈糾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良可穢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為郎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為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曉任顧問者以為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骨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筆有死而已無能為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周旋進退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為高歲盡俱舉孝廉

百子金書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子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於四友然猶御者不為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為乘馬御訓羣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手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副馭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子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己謗於是起姜肱為掾為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蘊藉聲價威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德惟裁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為冀州刺史況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節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

念存首邱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為統得去實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墮越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況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張以年老為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為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為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張曰可自力也舉為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慙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灾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洪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匪諶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殲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

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無疆，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俵表，嘉其忠謨，俵目數病，手能細書，謝案大臣，苟肆私意，謝坐上謝俵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俵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俵年且九十，足以憤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為人謀而不忠，維詐匡陳，起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為。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為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卻掃。歲時致敬郡縣，卷問而已，無所褒貶。雖目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廉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溢此如寒蟄，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究疑勲賈，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啟之。明府賞賈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為闕。既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為哉。於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婆安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就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為己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卷五終

風俗通義卷六

聲音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曰鐘鼓錕鐻磬管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秦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志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狩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簧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為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音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壎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詩曰鶴鳴九皋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為金五常為義五事為言凡歸為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凡歸為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聲綱也。五行為土。五常為信。五事為思。凡歸為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社也。物盛大而繁。社也。五行為火。五常為禮。五事為視。凡歸為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始藏。宇覆之也。五行為水。五常為智。五事為德。凡歸為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謬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雪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情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塤一作埤者
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皋牟公作塤。詩云。天之誘氏。如塤如篪。塤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

通凡為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篳。小笙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鼙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鐃。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蕭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承。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為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瑟

謹按世本宓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秦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春秋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

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虫蛇伏地，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貽。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滂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祝

謹按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祝，止音為節。書曰：合止祝致。

笙鏞以間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
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
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
若鐘鼓羅列於虞懸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為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
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為言禁也雅之為
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
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間居則為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
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
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
曰操操者言遇當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懼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
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
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為音者也今琴長
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 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為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為羽聲慷慨而索瞋目髮盡上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為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間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撲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缶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邱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

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蘭相如前曰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滅大王矣左右欲及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為趙王擊缶也

笛送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邱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木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槌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箏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莖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籥

謹按周禮籥師氏掌教國子吹籥詩云籥不僭籥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篪與池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簞

謹按禮樂記三孔簞也夫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筠

菰

謹按漢書舊法菰吹鞭也菰者懶也言其節懶威儀

狄

謹按漢書法狄籥也言其聲音狄狄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卷六終

風俗通義卷七

窮通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徹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宜厚。夫有恆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藿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桀。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謹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

不可然且至。則是千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二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子三宿而出。書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子。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為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者。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為上卿。

孫沈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為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馬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

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藉雖見窮猶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任又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況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為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為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為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為賤也富而友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為上卿三見乎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

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澶。曰君怒於齊大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怒。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怒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饑。飯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妓麗。好帶長劍。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胯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胯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為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為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為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為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為內史。起徒中為二十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內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大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

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復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為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為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貊。威稜憚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為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為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為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謂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為其主乎。玉都因事述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饑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眾談同愁。冀亦舉寢。轉薄為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五卿三公。為國光鎮。玉都慙悔自絕。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因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為。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牀。辱手自收。模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所知。邂逅不自負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辱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嘗體粥。身自分熱。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冠器。送終之具。後稍

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麤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為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者去鄴。淺薄流聞。不為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為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為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贓。豐道路聽其從容。至肅。肅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肅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狴狂。堅其鑲。挺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行秋相得。令止傳舍。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為致饋異。曰。明府所在流稱。今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為沛相。斌去官。乃臨中台。首辟符馬。

大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先祿勳。還到臨潁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感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因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任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家在召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家舍。時令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家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即坐。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欲召陵令哉。不但為諸家故耶。而為小墜子所慢。孔子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興以臆疾見彈。

埋於當世矣。蕃起於家為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隨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翫。伐木為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遊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為豺虎。自漢所稱。王貞。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際其終始。以交為難。況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胯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因感歸忿。非義之禮。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天下。唯虞卿逼於彊秦。獨善其身。續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應。道勝如肥。何必高祿豐爵。以為融懿也。

風俗通義卷七終

風俗通義卷八

祀典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偏。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諱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鄰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墾。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窟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叙神物。曰祀典也。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祀農事也。是故啟墾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菜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

置一社。但為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句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為后土。故封為上公。祀以為社。非地祇。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蔬果。故立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祭以為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為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為金相也。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兼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為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為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相也。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周禮說頡頏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善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興衛尉。嗣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柳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為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戊之神為風伯。故以丙戊日記於西北。火勝金為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為玄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極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封也。土中之眾者。莫若水。眾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于大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故大。故雨獨稱師也。且之神為雨師。故以己丑日記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為火相也。

桃梗 葦菱 畫虎

謹按皇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韋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韋莢。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莫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牆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為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澆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為人。隆雨下。澆水至。澆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叔孫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帛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莢。傳曰。葦有莢。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著殖。不失其類。有如葦。莢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鏡。噬食鬼魅。令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雞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解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太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者門雌者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賈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為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非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窟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卻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臘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臘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臘。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祖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盃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粢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灑潔之也己者祉也邪疾已去析分祉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芡芡棣棣薪之楹之周禮楹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楹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齋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義卷九

怪神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為氏二世欲解淫神闕樂劫弒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瑩不從桑林之崇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響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為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為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異者者曰怪神也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輟長如棘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土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王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之祖父柳為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柳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柳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吏將鈴下待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憚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暮與二日鬪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鬪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止於閭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鬪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為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為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復曰請為太后耕田歌太后笑曰願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啟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立服帶纓備置官屬京殺謳歌紛藉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

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為病者哉。子為營陵令。以為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以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懲。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崇。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為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腕彌彌不絕。王者髡截。歎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殺。其散裡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分拏。師老器械。朝廷盱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饑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逢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為身計。而服僭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遠道。有唐居山。名有神眾。巫共為取公。媼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王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眾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媼。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氏一以牛祭。巫祝賦。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崇。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為政當信經義。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諡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今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勅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鮑陽。有於田得麇者。其主未敢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麇。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麇。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祀舍。眾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澆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眾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十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遂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

石賢士傳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輶擊帷帳絳繒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未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饑寒操一量不措挂柴後昔工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文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置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為審父母諸弟衰經到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願見其家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恟恟良久漢直乃前為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漸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氏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具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由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子以為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衆古事既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啖食甚於畜生凡采肝斃瘡尚能病人人用物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何不芥帶於其胸腹而

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直為狗鼠之所為。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為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李德傳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是三四家。益感苦。其後飲醉形塊。但得老狗。使撲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撲殺之。以血塗門戶。然眾得咎歟。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從事在家。狗从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者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忡。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大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禪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懼。和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脩德。諸侯脩政。大夫脩家。士脩身。乃即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狐犧牲廢。蠡幣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慘絕。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及

明視之則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歛有不清塵土。投汙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中起。衣物燒盡。而篋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孫女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婉御者。益喜與為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穢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感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乘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人亭趨至樓下。吏卒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盧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燭。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君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

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故作文書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
望亟掃除須臾使上未冥樓鎗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
但藏置壺中耳既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擊巾結兩足幘冠之密
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白夷持被掩足跌腕幾失再三徐以劍
帶擊魁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且發樓屋得所見人結百餘因從
此絕伯夷舉孝康益陽長楚辭云鼈令屍亡沂江而上到崑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為玉漢
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恣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為怪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邈叔高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
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歸具事曰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
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凡
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待御史
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美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
之怪變翹魍物惡能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為議郎發綬奇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李

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統請使下。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為名。復五年為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鴻卿意威名解實。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奪虜虎之勢。後為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內蛇鬪。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為。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為變怪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為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之。壁白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子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為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躡索隱窮神。知化雖眚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迺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蹈踏。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仍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為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苦也。到秋節。還比行郡。以金為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為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在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卷九終

風俗通義卷十

山澤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為差。尚書成秩。無丈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丈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潯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貳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

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埆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湔流互徼。外崕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沒。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為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曰瞻彼早麓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邱之絕高大者為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今京北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春秋左氏傳曰般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般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般西般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壘各稱陵也

邱

謹按尚書民乃降邱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邱營度夷壇之場而邑落之故邱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邱宛邱之下論語他人之賢邱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邱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

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為邱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為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閔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林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雖北芒坂。即為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印。名之為部矣。

數

謹按爾雅。數者澤也。數之為言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秦野。晉有秦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祁。鄭有圃田。周有焦。漢漢。今漢有九州之數。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秦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祁。在鄆縣北。其一數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為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新燕。虞候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漚與何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荒浦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臨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起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泛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環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溼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稷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為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